

陈晓露 赴楼兰千年之约

文 王小柔

用中亚胡语的学者,其在楼兰研究领域的深厚造诣,让陈晓露倍感压力。

“导师能让我做他‘自留地’领域的题目,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肯定。”陈晓露说。佐卢文文书中“大地不曾负我,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”的句子,优雅而苍凉,恰好契合了她对这片土地的心境。为了完成论文,她查阅了大量西域考古报告,不仅看遍了北大图书馆和考古系资料室的西域藏书,而且长期泡在国家图书馆,反复比对楼兰遗址的发掘资料。“有一段时间,我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国家图书馆,闭馆后再坐车回学校,跟售票员都熟了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的论文在答辩中获得了老师们的高度评价,也为她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硕博连读期间,林老师建议她将研究延伸到整个楼兰考古,以保持连续性,增加理论深度。陈晓露遵从了导师的建议。2012年,她与另外几人同行,第一次踏上楼兰的土地,抵达后便迫不及待地单独考察,兴奋之余,突然发现与队伍走散了。周围是形态相似的雅丹、稀疏的柽柳和枯胡杨,静得只能听到风吹过沙丘的呜咽声。正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她没带水壶,口干舌燥,心脏剧烈跳动。

“当时真的慌了,掉头就跑,结果发现踩在了自己原来的脚印上。”回忆起那次迷路经历,陈晓露仍心有余悸。慌乱中,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:远方的楼兰佛塔是这片荒漠中唯一的制高点,只要朝着佛塔方向走,总能找到队伍;另外,遗址外围有保护围栏,顺着围栏也能找到位置。半小时后,绕过一个雅丹地貌,她终于看到了同行的队员——他们正在一处土丘前讨论,甚至没发现她掉了队,而她却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冒险。

她总结说:“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冷静和理智,所有的惊险都在自己的心头。人一旦慌乱,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动作,反而可能导致危险发生。”这个心得后来成了她带学生考察时反复强调的原则。

熟悉沙漠之后,陈晓露逐渐领略到荒漠的独特之美。无风的黄昏,夕阳为沙丘镀上一层温暖的橙黄色,沙漠温柔得像母亲的怀抱;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沙漠其实非常干净,沙砾具有强大的净化能力,人在里面走一圈,鞋面会变得崭新透亮。考察队在沙漠中洗碗、洗手都用沙子,细腻的沙砾能带走污垢。

若羌县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。十几年前,新疆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,出行主要靠公路,到一个新地方,常常花一整天时间。发掘工地的条件更简陋。有一次,他们发掘的遗址只能通过一条河流抵达,平时水位不高,大家租了一辆越野车蹚水上下工。没想到夏季降水量骤增,上游水库开闸放水,河水上涨,越野车无法通行。眼看天色渐暗,学生们着急,陈晓露一边安慰大家,一边联系房东,请他帮忙救援。最终,大家坐在房东亲戚开来的铲车上蹚水过河。还有一次,越野车在鹅卵石河床颠簸往返,油箱底部的钢护板被颠掉,拖在石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。陈晓露钻到车下面,用铁丝将护板固定好。这一幕让前来参观的刘老师大为赞叹,殊不知这位文科生此前对汽车一窍不通,这些技能都是长期野外工作练就的。



陈晓露

辽宁盘锦人,历史学博士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教研室主任。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爵奖。

打捞历史碎片 解码楼兰谜题

“考古的魅力在于发现。那种清理和揭露遗迹现象带来的惊喜,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。”这是陈晓露多年来的深刻感悟。古代遗址的地层经过多次扰动,大多只有破碎分散的陶片保留下来,出土完整器物的概率极低。博物馆中陈列的完整陶器,大多来自墓葬,但墓葬并非生活空间,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,难以确定。因此,每一次完整器物的发现,都足以让考古人兴奋不已。

上大四时,陈晓露报名参加了师兄组织的田野调查,相当于给别的课题“帮忙”。调查的主要工作是大面积勘察,从地表寻找遗迹、采集遗物,大多数时候只能捡到破碎的陶片。十多天过去了,大家都有些沮丧,觉得周边可能没有重要遗迹。在返回驻地的路上,陈晓露无意间看到路边有一个长条形物体,颜色与泥土明显不同,随意伸脚踢了一下。没想到,泥土非常松软,一下就散落开来,露出一个陶罐的口沿。

她蹲下身清理泥土,竟拎出了一个完整的陶罐!“当时真的太惊喜了,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”回忆起那一刻,她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。在十多天的调查中,大家只捡到碎陶片和少量有特征的口沿、器底,完整器物还是第一次出现,而这也意味着周边一定有遗迹,可能是墓葬、窖藏或居址。意外的发现让她成了当天工地上的焦点,大家纷纷称赞她的“幸运之脚”。后来,考古队果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十分重要的遗址。

在陈晓露看来,考古中的“幸运”,其实是细心与积累的结果。“很多人觉得考古靠运气,但实际上,只有足够了解遗址特征、足够细心观察,才能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痕迹。”她常对学生说,考古就像大海捞针,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,“每一片陶片、每一块骨骼,每一个细微的遗迹现象,都可能藏着历史的密码。”

当她全身心投入到发掘工作中,用毛刷清理文物上的泥土,用铅笔描绘、记录遗迹平面图,所有的杂念都会消失,只剩下专注与平静。“当你亲手揭开墓葬的盖板,看到几百上千年前的古人依然保持安详的姿态,那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,会让你瞬间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。”陈晓露说。

作为大学老师,陈晓露的本职工作是教书,

但她始终放不下田野考古。“对于大学老师来说,参加发掘是‘不划算’的。发掘要占用相当长的时间,而且这本身并不是大学承认的工作成果。”但大多数参与考古发掘的大学教师都和她一样,并非出于功利心,而是被考古本身的魅力所吸引。

泥土中遇见自己 旷野间聆听文明

“楼兰”这个名字,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复杂的含义。在研究中,陈晓露始终保持审慎态度,“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,每一个结论都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撑,不能被流行的说法误导。”她强调。

作为一名学者,陈晓露不仅专注于考古发掘和考证,更致力于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知识。她撰写的《失落之城:楼兰四千年》一书,以大量科学、准确的考古材料为依据,结合最新的研究进展,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楼兰。书中既有对楼兰历史、文化、社会的系统梳理,也有对考古过程的生动描述,让枯燥的学术研究变得通俗易懂。

陈晓露发现:楼兰,并非只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,而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,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。例如,楼兰的城郭既有中原夯土版筑技术的影响,又保留了西域本土的泥塑工艺;文书既有汉文简牍的形式,又有佉卢文的书写系统;丧葬习俗既有中原的彩绘木棺,又有本地的船形木棺。这些发现让人们楼兰文明的多元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她选择西域考古,颇有走向远方的意味。新疆的辽阔、沙漠的苍茫、遗址的神秘,都让她深深着迷。但“走向远方”的意义,不仅在于探索未知的文明,更在于在这个过程中遇见更丰富的自我。

作为大学老师,这种“走向远方”是偶尔为之的,这让她能够在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平衡。在校园里,她是传道授业的老师,需要保持一定的矜持、体面;但在发掘工地,她需要切换身份,与文物主管部门、地方行政领导、工地所在地的村民等打交道。这种经历,让她变得处事灵活,也让她的胸襟更加开阔。

在楼兰保护站的星空下,她拍下一张照片——周边是无人区的寂静,头顶是漫天璀璨的星辰,让人有仰望星辰大海的感觉。“我们做的工作,就像在历史的星辰大海中打捞碎片。”陈晓露说。这些碎片或许微小,但串联起来,便能勾勒出文明的图景。

(图片由陈晓露提供)

以考古实证 解开千年谜题

“楼兰”这个词频频出现在边塞诗中,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气魄,“愿将腰下剑,直为斩楼兰”的梦想,都让“楼兰”成为焦点。西域的楼兰古城在哪儿,博物馆中的楼兰女尸给我们传递出什么信息?大漠黄沙如何成就丝绸之路?原本这些就够神秘的了,2023年7月,新疆若羌县公安局的一则警情通报又引发全网热议:一辆自驾车未经批准穿越罗布泊,车上四人失联后不幸遇难。这片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荒漠,再次以其神秘与凶险进入公众视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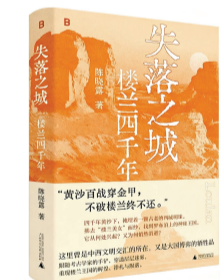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考古学界,罗布泊的核心——楼兰,正迎来一场学术突破: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勘察,考古学家提出罗布泊西北的咸水泉古城才更可能是西汉“斩楼兰”事件的真正发生地,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于一百二十余年前命名的“楼兰古城”,实为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治所。

这一改写历史认知的结论背后,离不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、西域考古研究者陈晓露二十余年的深耕。她用脚步丈量着荒漠的每一寸土地,用双手清理着文明的层层尘埃。当公众为罗布泊的凶险惊叹、为楼兰的神秘着迷时,陈晓露和她的同行们正在用严谨的考古实证,解答着一个又一个跨越千年的谜题。

采访中,我问她考古过程中看到千尸害怕吗?她说:“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平常,是工作中常见的场景,没想到过害怕。”

在荒漠戈壁的漫天风沙中,陈晓露的身影自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,犹如一朵考古现场盛放的铿锵玫瑰。女性考古学家所要面对的是双重挑战:既要经受沙漠酷暑、迷路遇险、物资匮乏的考验,也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田野工作中,用专业打破偏见。

没有华服美妆,防晒帽下的眉眼藏着对历史的敬畏;远离喧嚣繁华,临时营地的灯火映照着治学的虔诚。此时,女性的温柔力量与考古的严谨深邃完美交融。这份于艰苦中守望热爱、于寂寞中触碰永恒的执着,恰似荒漠中的点点星光,楼兰,便在其中逐渐清晰起来。



陈晓露新书《失落之城:楼兰四千年》封面。

童年戏言成归宿 与田野考古相逢

2002年夏,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阶梯教室里,大二学生陈晓露正低头抄写考古地层学笔记。窗外蝉鸣聒噪,她的思绪突然飘回小学三年级的班会课。那是“我的理想”主题活动,当她同学说着“当老师”“做医生”时,她想到刚从杂书上看到的“考古学”一词,于是大声宣布:“我要当考古学家!”

当时她觉得这个词新奇酷帅,看着同学们茫然的眼神暗自得意,但从未想过这童年戏言竟真的成为未来的方向。高考之后,她被调剂到北大考古专业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她对专业的唯一印象是“冷门、古怪”,而命运之神早已埋下的伏笔,终于在合适的时机绽放了。

本科前两年,陈晓露对考古“无感”。在北大高手如林的环境里,她算不上聪明的学生,却凭着特有的踏实与细心,专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“谈不上热爱或排斥,只是觉得既然学了,至少应该认真。”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态。直到大三的考古实习,这颗沉寂的种子才破土而出。

那次实习的发掘对象是一个普通“垃圾坑”。没有惊天动地的文物,只有破碎的陶片和零散的骨骼。但指导老师格外重视,耐心讲解每一个发掘步骤,强调每一个遗迹现象都很重要,每一片陶片都可能藏着历史密码。当陈晓露用削尖的筷子小心翼翼剔除器物上的泥土,用手铲尖勾勒出腐朽成粉末的骨骼轮廓时,一种前所未有的沉浸感包裹了她。外界的喧嚣仿佛瞬间消失,只剩下指尖的触感与眼前的遗迹,时间在专注中静静流淌。后来她才听说,这种状态被称为“心流”,而考古发掘,正是最容易让人进入心流的工作。

实习结束后,陈晓露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:彻底投身考古事业。“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考古不是枯燥的挖掘,而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。”她笑着回忆,“当你亲手从泥土中清理出一件古人用过的器物,那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感,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的。”

选择研究方向时,小学时读到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这句诗突然在她脑海中浮现。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未能读懂深意,却唯独记住了林黛玉教香菱写诗时引用的这句诗,苍茫辽阔的画面在她心中定格。后来她读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,敦煌章节被她反复研读,几乎能背诵;余纯顺挑战罗布泊遇难的新闻,更让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与刺激的色彩。当林梅村老师开设《丝绸之路考古》课程,内心的向往与学术的追求完美契合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追随林老师,将西域考古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

大地不曾负我 终与楼兰结缘

当林梅村老师将本科论文题目“楼兰佛寺研究”交给陈晓露时,她感到既荣幸又惶恐。楼兰,这个在唐诗中频繁出现的名字,早已成为西域的代名词,承载着太多历史想象。而林老师不仅是考古学家,更是能解读佐卢文(楼兰出土文书所

讲述

次罗布做客新华南路小学讲述成边故事 边防战士就是移动的界碑

口述 次罗布 撰文 郭晓莹

3月24日上午,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、来自西藏军区某团的边防战士次罗布,来到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,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国防教育思政课。这位面庞黧黑、眼神坚毅的士兵曾三次参加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国际军事比赛,以铮铮铁骨克服困难,战胜对手,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骄人的成绩。他被誉为“藏地雄鹰”,其故事在雪域高原、在部队广为流传。

立志成为“金珠玛米” 驻守边关义不容辞

1993年,我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农村。从记事起,我便聆听爷爷讲述“金珠玛米”(藏语意为解放军)解放西藏、保卫西藏、建设西藏的故事,一路成长更沐浴在党的光辉下,在西藏军区部队的帮扶下,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,不仅学费全免,生活还有补助,顺利完成了学业。耳濡目染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”“解放军来了苦变甜”的认知深深镌刻在我心中,也让我从小立志参军报国,到军营建功立业。

大学期间我连续两年报名参军,因身体瘦弱未能如愿。但我锚定

初心不言放弃,自学军人训练科目,锻炼身体,参加体育竞赛。2014年,第三次报名参军,当我拿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刻,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

部队驻地重庆。刚来时训练考核,我的成绩在新兵中排名倒数,这让我产生了心理落差。怎么办?只能磨炼自己——我每天坚持5公里负重跑、150次腰部力量训练、120次腿部力量训练、90次杠铃推举。我坚信那句话:“武艺练不精,不算合格兵。”两年下来,我的训练成绩得到了有效提高。

英雄的事迹激励着我,我下决心奔赴边关。2017年,我向组织递交赴藏申请,经批准,从重庆转战到西藏,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军人。很多亲友对此不解:“重庆环境优美,既然你已经走出了西藏大山,为何还要回来受苦?”我对他们说:“我在西藏,长在西藏,扎根成边就是保家,拿起接力棒,责无旁贷,义不容辞!”

转战边防连队,一切从零开始。面对训练的累、戍守的苦、巡逻的险、任务的重,我跟进并深入边防勤务和政策法规,总结梳理各类特殊情况处置办法,结合亲身经历,做巡逻路上的有心人。在平日训练以及巡逻路上,多请教、多思考、多研究,用最短的时间成长为战友们心目中的“边防通”。



边防战士次罗布在天津。

防区没有界碑,我们边防战士就是“移动的界碑”。边防巡逻,不仅仅考验体力与意志,更考验胆量与气魄。我们连队担负两条巡逻线路,一条往返需要五天四夜,全程海拔落差2000多米,第一天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11座山峰,人均负重35公斤以上。有一条巡逻线路,藏语的意思是“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”,全程悬崖绝壁,很多地方只能侧身通过。从第一代巡逻官兵踏上这条路开始,先后已有14位战友牺牲在途中。

铸就一往无前钢铁意志 巡逻笔记成连队传家宝

到连队之后,我满怀信心征服天险,学习野外求生办法,总结紧急避险经验,申请担任警侦组组长,走在

巡逻队伍最前列,侦察开路,关注后面战友的状态,保障后续通行安全。

有一次,我们顶着大雨翻越“大渡博”,这是最险的一段山路,又窄又陡峭。突然,我一脚踩空,身体失去平衡,沿着山坡下滑了十几米,幸好被悬崖边上的大树挡住。不远处就是百米深渊,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。这样的危险情形,是巡逻路上的家常便饭,但正因如此,我们每一位边防战士都铸就了向死而生、一往无前的钢铁意志。

转眼成边已多年,我深刻地认识到,作为一名边防战士,关键时刻顶得上、危难关头豁得出,才能不辱使命。2019年12月的一次巡逻途中,我的战友赵国策不慎掉入雪窟窿。当时我什么都没想,立即一手死攥着攀登绳,一手牢牢抓着冰锥,将他一点点拉了上来。也是在那一年,连队前往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进行野外驻训。战友们翻雪山、穿密林、蹚冰河,每天往返“老虎嘴”“绝望坡”十余次。我磨坏了五双鞋,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心里只有一个信念——牢牢“钉”在边防最前沿。

2023年9月,巡逻队路过“三岔口”外的河滩。木桥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根独木,下面是滚滚激流。我大喊一声:“我先上!”小心翼翼地骑上“独木桥”,手脚并用,艰难地向对岸移动。河水泛起波涛,打湿了我的全身。到对岸后,我一刻未停,将绳索固定好,指挥战友们安全通行。

任何经验都不是凭空而来的,都需要日积月累。每次巡逻结束,我都会记下特殊路况,写下巡逻感悟,比如:“河水变色,必须到上游观察,警戒,确保安全后才能过河。”“进入谷地先喊山,排除雪崩风险。”这份巡逻笔记成为我们连队的“传家宝”。我

还在网上搜索野外求生知识,写下巡逻途中需要注意的事项,辨别自然灾害的办法等。我带着大家学习边防勤务,结合比武经验组织墙壁攀登、快速索降、牵引横渡等训练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提升我们的成边本领。这些巡逻经验,一个人会不算本事,大家都会,才算成功。

国际赛场摘金夺银 无怨无悔保家卫国

为国争光,一直是我的理想。从小在电视里看到中国运动健儿在赛场上为国争光,就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。俗话说,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,我想在本职岗位上干事创业、实现梦想,于是把目标瞄准了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国际军事比赛。

这是被誉为“高原山地步兵终极挑战”的国际赛事。我第一次报名参加选拔,是在2018年年初,通过层层比拼,终于入选集训队。然而,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进入集训队后我才发现,训练的艰苦超乎想象——以前从未训练过的科目、从未遇到过的对手,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短板。

我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、推迟一小时睡觉,给自己排出训练表,定下任务量,力争刷新最高值,挑战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极限。吃饭没胃口、拿筷子手发抖、走路腿打颤,上午一身水,下午一身泥,晚上一身汗,这些是我每天的标准状态。我统计出一组数据,那段时间,我累计负重行军1750公里,攀高超过22000米,翻越了11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,攀登训练撕裂掌心,负重训练磨破背心,定向越野跑烂脚心……事实证明,身体的苦,只要咬牙都能挨过去,最终的结果是:我具备了参加国际比赛的能力。

其他国家的参赛队伍实力也十分强劲,所以在比赛中,但凡出现一点失误,就会拉开比分。在抢救伤员的科目中,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踝,脚肿得像馒头,疼痛难忍。队友劝我放弃,但看着面前的五星红旗,我深知,在国际军事赛场上我们代表的是中国,中国人绝不能放弃!进行简单的处理后,我背上装具,继续前行。当我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山巅,当五星红旗飘扬在国际赛场,当我与队友站上领奖台,我的心中无比自豪,无比激动。

我曾在2018年、2021年、2022年三赴国际赛场,共获得10个单项金牌、10个单项银牌、5个单项铜牌,1个团体银牌、1个团体铜牌。我还牵头成立了特训队,传授自己在训练和比赛中总结的经验,针对战友们的短板制订训练计划,创新了“三点攀登术”“快速呼吸调节法”“兔子跳跃法”等训练方法。我带领训练尖子,班长骨干快速成长,至今已拥有10余名战友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。

我被战友们称为军事训练“全能王”。有些战友感到困惑,你已经荣获了这么多荣誉,为什么还要刻苦训练?我的回答是:只要能能动,我就要继续参赛,这是崇高的荣誉。

2020年,我结婚了。平时人总在部队,顾不上家里,妻子索朗卓嘎给予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,她说:“你和战友们,在雪山上坚守,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在温暖的家里安稳生活,我会守护好咱们的小家。”

2022年,我中士服役期满,我说服家人,递交了留队申请,继续扎根边疆。这些年,我从列兵到班长,从群众到党员,矢志强军报国的决心和意志始终未变。我也会继续明心立志,真正成为铆进祖国边防线的钢铁铁钉,振翅雪域高原的雄鹰哨兵!